



敦煌记忆书系

敦煌大事记

DUNHUANG DASHIJI

JIANG DEZHI

姜德治 编著



敦煌是丝绸之路的咽喉重镇。丝绸之路的畅通，各国商队、商人的不断往来，带来了这里经济的繁荣昌盛，使这里成了“华戎所交，一都会也”。



甘肃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敦煌大事记 / 姜德治编著. —兰州: 甘肃人民出版社,
2008. 8

ISBN 978-7-226-03697-6

I. 敦… II. 姜… III. 敦煌市—地方史 IV. K294.23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8)第134199号

责任编辑: 李保军

装帧设计: 马吉庆

敦煌大事记

姜德治 编著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

(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520号)

兰州瑞昌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 印张 5.625 插页 2 字数 140 千

2009 年 7 月第 1 版 2009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~3 100 册

ISBN 978-7-226-03697-6 定价: 20.00 元

序

■ 李正宇

敦煌建县建郡，已有两千多年，历经两汉、魏、晋、南北朝、隋、唐、五代、宋、西夏、元、明、清及民国以至于今。在这块土地上发生过许许多多的大事小事、显事晦事。其中，有些事留下了记载，更多的事竟未留下片言只语。那些留下记载的，成为今人了解敦煌历史的依据。史志学者则依据留下的记载，撰写敦煌历史。而更多的失记之事，自然被摒除在敦煌历史之外。所以，如今我们所能读到的敦煌历史，只能是简史或略史。如果以为今人编撰的敦煌历史就是敦煌史的全部内容，那就大谬不然了。这种情况，不独敦煌如此，其他各地，乃至大以至于中国、外国，莫不如此。我们今天所能读到的任何一本地方史、地区史及国史，无非都是简史或略史。

但敦煌简史或敦煌略史，同我国所有的地方史比较而言，却可能是最为详实的一种地方史。原因就在于两千年来的敦煌，留下了比别地远为丰富的史事记叙。这些史事记叙，散见于正史、野史、霸史、别史、诏令、谱牒、地理、政书、类书、僧传、

诗文、杂记、金石、简牍、敦煌遗书以及敦煌石窟洞窟题记之中，资料远比别地丰富，记叙远比别地详备。依据远较别地丰富详备的资料撰写而成的敦煌史，理所当然的比别处地方史丰赡详细，更为可读。近年出版的张仲《敦煌简史》，胡戟、傅玫《敦煌史话》、刘进宝《敦煌历史文化》，杨宝玉《敦煌沧桑》等几种简明敦煌史，基本上理出了敦煌历史的头绪，也展示出敦煌不少熠熠辉煌，然而毕竟未臻详备。这一方面由于受到简史体例的限制，颇多割舍，另一方面也不免受到敦煌历史研究基础薄弱的制约，有不得不从简的苦衷。目前，要撰写一部详备的敦煌通史，条件尚不成熟。主要原因在于基础性的研究还有待加强，敦煌各种专史——如政治史、军事史、社会史、民族史、宗教史、科技史、艺术史、文学史、语言史、民俗史等等方面的研究还很不充分，多数领域只有唐宋时期的阶段性研究，而通史性的研究，还有待学界进一步着力。

敦煌姜德治先生吸收了前人积累的成果，又进一步广搜博录，编为《敦煌大事记》，扼要记述了两千多年来敦煌累累发生的大事要事。资料之丰富堪称空前，佳惠于学林者何可指限。虽未敢侈言为敦煌两千年史之大纲，庶不失为敦煌两千年史之筋骨，不仅为研治敦煌史者提供考证之渊藪，且为日后编撰敦煌通史提供了足资汲取的“长编”。值其书出版之际，承德治先生邀序，乃略题鄙见，以提供商略。

目 录

CONTENTS

- 001 …… 秦前后
- 002 …… 西汉
- 009 …… 东汉
- 014 …… 三国 魏
- 016 …… 两晋 十六国
- 023 …… 南朝 北朝
- 030 …… 隋
- 034 …… 唐
- 055 …… 五代十国 辽
- 061 …… 宋 西夏
- 071 …… 元
- 077 …… 明
- 081 …… 清
- 087 …… 中华民国
- 095 …… 中华人民共和国
- 161 …… 附：历史地图

秦 前 后



约前 2000 年（商周时代）

羌人、乌孙人和月氏人在敦煌一带居住。

约前 700 年—300 年（战国时代）

月氏强大，吞并羌人。

约前 200 年（秦时）

月氏又战败并逐走乌孙，独占敦煌与河西走廊。

约前 180 年（汉初）

匈奴打败月氏，将其残部逐出河西。

西



前 138 年 (西汉建元三年)

张骞“以郎应募，使月氏”。（前 126 年返长安）（《汉书·张骞·李广利传》）

前 121 年 (元狩二年)

骠骑将军霍去病击匈奴于河西走廊，过焉支山千余里，得匈奴祭天金人。秋，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，并其众合四万余人降汉，汉以其地置酒泉郡，敦煌属之。（《史记·卫将军骠骑传》、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

前 119 年 (元狩四年)

张骞“将三百人，马各二匹，牛羊以万数，资金币值数千巨万，

多持节副使”，再次出使西域。（《汉书·张骞》）

前 113 年（元鼎四年）

南阳暴利长遭刑，屯田敦煌，于渥洼水畔得天马，献之。武帝喜，作《天马歌》。后建龙勒县。（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

前 111 年（元鼎六年）

将军赵破奴出令居二千余里，不见虏而还。乃分武威、酒泉地置张掖、敦煌郡，徙民实之。（《汉书·武帝纪》）赵破奴筑敦煌郡城。（P. 2691《沙州归义军图经略抄》）

汉太中大夫索抚直谏忤旨，以是年徙边，从钜鹿南和徙于敦煌，抚原居钜鹿之北，号为北索。（P. 2625《敦煌名族志》）

前 108 年（元封三年）

遣将军赵破奴出敦煌以西，破奴虏楼兰王，破姑师。于是酒泉列亭障至玉门关。（《汉书·张骞传》）

前 105 年（元封六年）

渔泽都尉崔不意教民力田，以勤效得谷，因就渔泽垦区建效谷县。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颜师古注引桑钦说）

汉封江都王刘建之女细君为公主，细君由敦煌出塞，嫁乌孙王昆莫为右夫人。（《汉书·西域传》、悬泉置汉简）

前 103 年（太初二年）

贰师将军李广利伐大宛败归，留敦煌。岁余而出敦煌六万人，牛十万，马三万匹，驴驼以万数赍粮，获胜而归。（《汉书·李广利传》）

前 102 年 (太初元年)

蝗从东方飞至敦煌。(《汉书·武帝纪》)

前 91 年 (征和二年)

丞相刘屈氂治巫蛊狱，诸太子宾客尝出入宫门，皆坐诛；其随太子发兵，以反法族；吏士劫略者徙敦煌郡。(《汉书·刘屈氂传》)

前 69 年 (地节元年)

司隶校尉张襄惧霍光祸，自清河绎幕举家西奔，其子徙敦煌郡，家于北府，俗号北府张氏。(P. 2625 《敦煌名族志》)

前 64 年 (元康二年)

以解忧公主弟相夫为公主，欲嫁乌孙，至敦煌，未出塞。奉天子命，征还少主。(《汉书·西域传》)

前 62 年 (元康四年)

悬泉置《元康四年鸡出入簿》载：悬泉置本年供给重要食客使食用鸡 88 只。(胡平生、张德芳编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77—78 页)

三月，敦煌太守口快巡视，见诸驿置“传车、被具多敝”，三月二十九日令主者坐罪，命易之以新，其敝被具送纳郡库。(悬泉汉简 I 0309: 236)

前 61 年 (神爵元年)

中郎安意，受命使领护敦煌、酒泉、张掖、武威、金城郡农田官、常平余调均钱谷。以大司农丞印公文下敦煌、酒泉、张掖、武

威、金城郡太守。十一月初十日丁巳公文抵达悬泉置。(II 0114②: 293) (编号例: II 区位; 0114, 探方号; ②层位号; 293, 简牍编号)

前 59 年 (神爵三年)

置西域都护, 统辖西域, 以郑吉为都护, 治乌垒城。(《汉书·西域传》)

前 58 年 (神爵四年)

丞相史李尊, 护送河东、南阳、颍川、上党、东郡、济阴、魏郡、淮阳国戍卒, 兼迎罢卒并督死卒传檄, 十一月二十二日到达敦煌悬泉置。(I 0309: 237)

前 56 年 (五凤二年)

敦煌太守书言: “今年(敦煌)地动。”(II 0115③: 77)

前 53 年 (甘露元年)

乌孙昆弥翁归靡死(昆弥, 乌孙语, 王也), 子狂王继立。翁归靡匈奴夫人所生子乌就屠, 袭杀狂王, 自立为昆弥, 欲与匈奴联合, 不利于汉。汉乃遣破羌将军辛武贤将兵万五千人至敦煌, 通渠积谷, 欲讨乌孙。旋因冯嫫夫人往说乌就屠, 立翁归靡长子元贵靡(汉解忧公主所生子)为大昆弥, 自降为小昆弥。事平, 汉罢兵, 辛武贤不出塞而还。(《汉书·西域传》)

前 52 年 (甘露二年)

二月二十七日丙戌, 鱼离置啬夫□禹移书悬泉置, 遣佐□光持传马十匹, 为冯嫫夫人柱(柱谓备用也)。(II 0115③: 96) 冯夫人

约于三月初抵敦煌。

解忧公主在乌孙五十多年，年老思土，上书求返长安。所上书，甘露二年二月进至敦煌，二月十二日傍晚，敦煌平望驿骑当富传至悬泉驿骑朱定，朱定随即交付万年驿骑。（II 0133③：65）

前 51 年（甘露三年）

十月初一日辛亥，渊泉丞口贺移书广至、鱼离、悬泉、遮要、龙勒，麻畜夫口昌持传马送（解忧）公主以下过。（II 0114③：522）知解忧公主返国，于甘露三年十月由龙勒入敦煌，东经遮要、悬泉、鱼离、广至、渊泉而入酒泉郡。

前 39 年（永光五年）

六月初一日癸酉，使主客部大夫谓郎，当移文敦煌太守，书到验问康居王使者杨伯刀等言状，着及时奏闻。前此，康居王使者杨伯刀、副使扁阆，苏蚤（xie）王使者、姑墨副使沙困、即（及）贵人为匿等诉冤：前数为王奉献橐驼入敦煌、酒泉，太守与杨伯刀等杂平直（值）肥瘦。今杨伯刀等复为王奉献橐驼入关，至酒泉。酒泉太守独与吏直（值）畜，杨伯刀等不得见所献、橐驼。姑墨为王献白牡橐驼一匹，牝二匹，以为黄，及杨伯刀等献橐驼皆肥，以为瘦，不如实。（见胡平生、张德芳编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118页《康居王使者册》）

前 37 年（建昭 2 年）

九月初三日，敦煌长史口渊以私印行太守事，令曰：“敦煌酒泉地势寒不雨，早杀民田，贷种穞麦，皮芒厚，以廩当食者。”（II 0215③：46）

前 28 年 (河平元年)

御史中丞汜雄因直道见惮，是年自济北卢县徙居敦煌。(S. 1889《汜氏家传》)

春三月，河决东郡，漂流二州。八月十五日，敦煌太守□贤，遣广至司空骞夫尹猛往东海、泰山二郡(东海、泰山二郡辖境包括今鲁南、苏北)招至流民，欲以安置敦煌。(II 0315②:)

前 21 年 (阳朔四年)

乌孙大昆弥使者西返，二月十八日离悬泉置，西趋遮要置。(V1812②: 58) 预计二月二十日当抵敦煌。

前 18 年 (鸿嘉三年)

三月初一日，乌孙大昆弥副使者薄侯、左大将掾使敞单奉贡汉朝，行至敦煌。敦煌太守遣守属单彭伴送，三月初六日到悬泉置。(II 0214: 385)

鄯善王副使始龕、山王副使乌不滕(tàn)奉贡汉朝返国，将过敦煌，敦煌长史□充国行太守事，令为驾、舍传舍、郡邸。六月二十日辛酉，自悬泉置启程往敦煌。(II 0214: 78)

前 15 年 (永始二年)

匠作大将万年因佞邪不忠，徙敦煌郡。(《汉书·成帝纪》)

前 3 年 (建平四年)

敦煌玉门都尉□忠自京赴任，六月十三日抵悬泉置(II 0112: 18)，预计一二日抵郡府。

匈奴单于与乌孙大昆弥原拟建平五年入朝，后因单于患病，复遣使愿明年入朝。乌孙大昆弥所遣使于建平五年二月抵敦煌。（I 0114: 70）

前 2 年（建平五年）

十一月，大宛使者侯陵奉贡汉朝，至敦煌太守遣卒史赵平送之。（II 0114: 57）

乌孙大昆弥朝汉，闰十一月经过敦煌。（II 0114: 53）次年正月抵达长安。（《汉书·哀帝纪》）

2 年（始元二年）

敦煌郡有一万一千二百户，三万八千三百三十五口。（《汉书·地理志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卷四十）

5 年（元始五年）

五月十四日丁丑，颁《四时月令诏条》五十条，敦煌悬泉置榜书于壁（见胡平生、张德芳编《敦煌悬泉汉简释粹》192—198页），使往来人等得共读之。

9 年（新始建国元年）

郡县尽易其名，改敦煌郡为敦德郡，敦煌县为敦德亭。初，敦煌郡辖：敦煌、冥安、效谷、渊泉、广至、龙勒六县，玉门、阳关两关。

16 年（新天凤三年）

鸣开都尉索骏西迁敦煌，骏原居钜鹿之南，号为南索。（P. 262《敦煌名族志》）

东

汉



25 年（东汉建武元年）

窦融据河西，行五郡大将军事，辛彤为敦煌太守。（《后汉书·窦融传》）

46 年（建武二十二年）

十月，“诏罢诸边郡亭候卒”。敦煌郡所属四部都尉当罢于是年。（《后汉书·光武帝纪》）

冬车师前王、鄯善、焉耆等十八国俱遣子入侍，愿得都护，朝廷还其侍子。会莎车王贤自负矢强，欲并兼西域，攻击诸国，诸国侍子乃留敦煌，诸国乃与敦煌太守裴遵檄，愿留侍子于敦煌，裴遵以状闻，天子许之。（《后汉书·西域莎车传》）

51年（建武二十七年）

“闭玉门以谢西域之质，卑词币以礼匈奴之使”。（《后汉书·臧宫传赞》）

敦煌西北之玉门关当废于是年。

74年（永平十七年）

秋八月丙寅，令武威、酒泉、敦煌及张掖属国系囚右趾已下任兵者，皆一切勿治其罪，诣军营。

冬十一月，遣奉车都尉窦固、驸马都尉耿秉、骑都尉刘张出敦煌昆仑塞，击破白山虏于蒲类海上，遂入车师。初置西域都护，戊己校尉。五船道自此打通。约在本年于冥安县西北新建玉门关。（《后汉书·明帝纪》）

76年（建初元年）

正月，发张掖、酒泉、敦煌三郡及都善兵击车师，匈奴遁。三月，耿恭等从车师还敦煌。（《资治通鉴》卷四十五、《后汉书·章帝纪》）

91年（永元三年）

班超遂定西域，因以超为都护，居龟兹。（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）

102年（永元十四年）

八月西域都护班超入玉门关还至洛阳。（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）

107年（永初元年）

西域反叛，以勇（班勇）为军司马，与兄雄俱出敦煌，迎都护及

西域甲卒而还。因罢都护，后西域绝无汉吏十余年。（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）

108年（永初二年）

春伊吾卢，柳中屯田吏士，还至敦煌。（《后汉书·梁懂传》）

119年（元初六年）

置西域副校尉居敦煌，部营兵三百人，敦煌太守曹宗遣索班行长史，将千余人屯伊吾，于是车师前王及鄯善王来降。翌年被后部王军就（军就，名也）攻没索班及部众。（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）

123年（延光二年）

敦煌太守张瑄上书，陈西域三策（《通鉴》卷五十）以为敦煌宜置校尉，帝纳之。（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）

夏，复以勇为西域长史，将兵五百人出屯柳中。（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）

自建武至于延光，西域三通三绝。（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）

125年（延光四年）

秋，班勇发敦煌、张掖、酒泉六千骑及鄯善、疏勒、车师前部兵，击后部王军就，大破之，首虏八千余人，马畜五万余头。捕得军就及匈奴持节使者，将至索班没处斩之，以报其耻，传首京师。（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）

127年（永建二年）

班勇上请攻焉耆元孟，于是遣敦煌太守张朗将河西四郡兵三千

人配勇。因发诸国兵四万余人，分骑为两道击之。……元孟俱诛，逆遣使乞降，张朗径入焉耆受降而还。（《后汉书·班超传》）

129年（永建四年）

春，北匈奴呼衍王率兵侵后部，乃令敦煌太守发诸国兵及玉门关候、伊吾司马，合六千三百骑救之。（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）

137年（永和二年）

北匈奴呼衍王侵车师后部，敦煌太守裴岑发郡兵三千北出救之，勒石纪事。（《裴岑碑》）

151年（元嘉元年）

北匈奴呼衍王将三千余骑寇伊吾，遣敦煌太守马达将敦煌、酒泉、张掖属国吏士四千余人救之，出塞至蒲类海，呼衍王闻而引去，汉军无功而还。（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）

自是以后，北匈奴不见于中国史。

153年（永兴元年）

敦煌太守宋亮，立车师后部故王质子卑君为王。（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）

170年（建宁三年）

凉州刺史孟佗遣从事任涉将敦煌兵五百人，与戊己司马曹宽、西域长史张晏、将焉耆、龟兹、车师前后部，合三万余人，讨疏勒，攻桢中城，四十余日不能下，引去。（《后汉书·西域传》）